

童話第三集第一編

猴兒的故事



商務印書館發行

童話第三集宣言

我們以前出版過童話第一集八十幾篇，第二集十幾篇。

現在又集有長短篇童話數十百篇，出版這個童話第三集。

兒童文學的重要，已爲現代教育家所公認。而童話在小學校及家庭裏所占的地位較兒童戲劇等尤爲重要。

現在所謂童話約有二義：一是廣義的，包括一切故事式的兒童讀物，短而至寓言，長而至小說，都可以算是童話。二是狹義的，便是專指神話及神話故事 (Myth, Legend & Fairy Tales) 而言。我們是採取第一義的。

中國童話的流行，始於我們出版的「無稽國」，童話第一集（第一編）到了現在，在各處出版的童話一天一天的多起來。然而能適合於中國兒童的需要，却很少。我們這個童話第三集便要竭力矯正這個弊端。我們的童話的來源有三：一是創作，二是譯述，三是改作。

童話第三集每編約有長短篇童話二篇至四篇，篇幅較第一二集稍長，但文字仍力求淺近。大概讀過三四年書的兒童總可以看得懂。

鄭振鐸十一，十一，三。

童話 第三集 第一編

本編包含的童話共兩篇：一是長篇的，名為「猴兒的故事」，是耿濟之先生從俄文裏譯述出來的，二是短篇的，名為「小松樹」，是趙景深先生從安徒生童話集中譯述出來的。（振鐸）

猴兒的故事

(一) 家庭裏的新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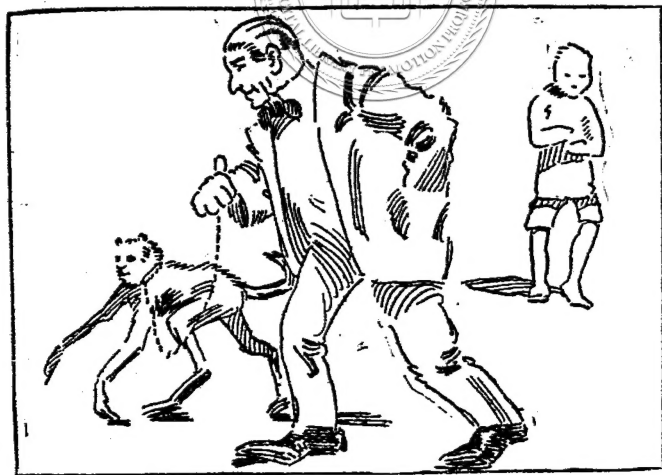
諸位小朋友們，你們看見過猴兒麼？你們愛猴兒麼？

動物園裏在鐵籠裏跳上跳下，候籠外的人們擲給零碎的食物吃，——那不是猴兒麼？

大街上戴著紅帽兒，騎在羊身上，跑來跑去，做許多有趣的把戲兒，——那不是猴兒麼？

我想你們總是極喜歡猴兒的，因為他可以做你們遊戲時的同伴。你們都靜靜兒聽着，等我從頭至尾，講一個有趣的猴兒的故事給你們聽罷。

在一個大城裏面一家人家有四個小姑娘：大姊名叫慧寶，二姊名叫麗寶，三姊名叫喜兒，最小的四妹名叫寶姑；他們都是很快樂，很良善的小孩子。父母極愛他們，總想法要找點事情來使他們快樂。有一天父親辦完公事回到家來，在街上遇見一個小孩在那裏賣長尾的小猴兒。父親一想，這樣的小活東



西他的女孩子們一定很喜歡的，便用賤價把那隻猴兒買了下來，（一共纔化掉一塊大洋呢，）帶到家裏去了。這隻小獸實在是很有趣，眼睛簡直和人眼一樣，手上並沒有毛，指頭上指甲是藍顏色的。姊妹四個人——慧寶，麗寶，喜兒，和寶姑，——互相商量了半天，還拌了一下嘴，纔定名叫做阿趣。

阿趣生下來到現在纔有三歲，他的記性是很不好的，他生下來的那個樹林他竟不大記得了，關於自己的母親祇記得她是很愛他的，她還有一個柔和的，溫暖的舌頭，時常用來舐他。他還記得他的母親時常快轉着眼睛，和這裏的三小姐喜兒一樣。至於人家怎麼把他捕住的，他怎麼會住

在這個大城裏面，他就完全忘記了。

但是他在動物園裏生活的情形還留在他的腦筋裏面，十分明顯。他同別的許多猴兒同住在一隻籠子裏面，那個籠子又臭又擠。有一隻大猴老想欺侮阿趣，有一天幾乎要把阿趣的小尾巴撕下來了。

一天晚上，一切野獸和猴兒都睡着了，祇有一隻傻頭傻腦的鸚鵡因為松子吃得太多，肚子痛了，還在那裏哼哼的叫着。一個小孩子，動物園司事人的兒子，偷偷兒走進來，走到阿趣所住的籠子傍邊。他看見阿趣還沒有睡覺，便用一塊蘋果去引誘他，一等阿趣走近過來，就趕緊抓住他一隻手，後來乘勢再抓了一隻手，便拉他過來。痛得很利害，阿趣

正想嚷出來，那個小孩趕緊掩住他的嘴。後來忽然覺得舒服了。原來小孩把阿趣偷出來，不是從門裏，却是從一個牆上的小洞裏面。

可憐的阿趣整整的一夜住在一隻窄小的匣子裏面。匣子裏面滿是煙氣，忍不住要打嚏出來。可是到了早晨小孩把他帶到街上去了，一會兒便遇見了慧寶姊妹們的父親。他不知道阿趣是偷來的，所以便買下來了。

這就是阿趣以前的歷史。

過了五六天阿趣已經很知道自已的名字了。小姑娘們給他縫好了一條紅布袴子，他穿着便在屋裏走來走去，什麼東西都要看一看，嗅一嗅，有時還用牙齒試一試：可以不

可以吃——也許是美味的東西。

阿趣同幾位小姐們和母親都很親暱；時常坐在主婦肩上，朝着頭上摸摸索索用指甲把頭髮上的塵泥挑出來，在牙齒上試一試，便扔在地上了。

不久的時候阿趣學會了用筷箸來吃飯了。每逢吃飯的時候總在一家子圍着聚



餐的桌子傍邊放着小几小椅各一張。阿趣神氣活現的坐在那裏大吃起來。不過他喝起湯來却並不用匙子，像我們人喝湯一般。他兩手捧住那隻湯碗，起初朝着那隻碗吹起氣來，吹了半天，用指頭浸到湯裏試一試，夠涼了沒有，後來就一下子喝盡了。

(二) 淘氣的第一次懲罰

在這家裏還養着一隻老狗，名叫來福；他時常睡在火爐傍邊。來福不時做着極恐怖的惡夢，當時就閉着眼睛，小聲地吠咬並且驚叫起來。那時候阿趣就輕輕走到那裏，忽然用全力去拉來福的尾巴。可憐的老狗竟直跳起來，彷彿瘋子一般，汪汪的吠叫着，但是終不敢咬着阿趣，因為阿趣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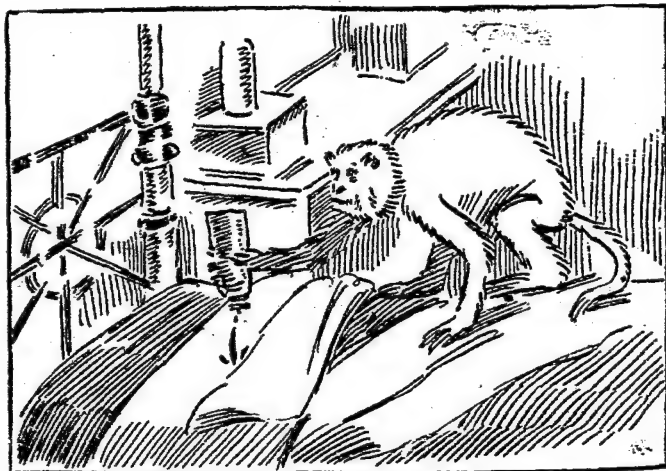
一個小人，來福心裏想也許是慧寶，麗寶，喜兒和寶姑的小兄弟呢。並且阿趣每逢這樣的淘了一會氣以後，總立刻就逃走開，跳到門窗上面，就從那裏躍到極高的食櫥頂上。在那裏誰也不會找到他了。

小姐們的臥房裏時常弄得亂七八糟，雜亂無章。潔白的綢衫脫下來本來應該就掛在衣架上，或者疊齊了放到箱子裏去，那些小姑娘們簡直亂扔在牀上，非等女僕董媽來收拾不可。

可是有一次在董媽未來收拾以前，竟給那個淘氣精阿趣進房裏來看見了。他朝那幾件白綢衫端相了半天，很覺得喜歡，尤其愛衣裳上扣着的金紐。當時阿趣咬斷了幾粒

這樣的紐兒，就藏在自己嘴裏。後來他在鏡傍看見一個栗色的小瓶，塞頭上塗着白蠟，在這個瓶子裏裝的是，慧寶臉上長癬時塗抹的一種藥水。

阿趣把塞頭打開，嗅了一嗅。那種氣味他不大喜歡，那個瓶却使他喜歡了，便決定把瓶裏的藥水倒將出來。他就拿起來往一件白綢衫上



一倒，——一看，衫上撒着栗色的斑點。於是他在每個小姐的白綢衫上都染上這樣的顏色了。等到事情一辦完，阿趣又自己害怕起來，他的不小心不住的撞跳着。可憐幾件潔白的綢衫都變成黑栗色了。阿趣心裏想怎樣纔能把這幾件衣裳再還成白色，靈機一動，便想出一個好法子來了。當時他取起一隻大牙粉盒來，往每個栗色的斑點上撒上一層牙粉，——綢衫果然又變成白的了。

但是無論如何不會弄出好結果來，過了半分鐘，白牙粉裏又透出黑顏色來了。

忽然三小姐喜兒走進房來，看見了這個情形，頓時皺起眉毛，和阿趣的母親的神氣一般。起初他很快的說了幾句

話，後來竟大嚷起來，彷彿有人在他頭上灌了一壺滾開水一樣的急叫。阿趣看見事情不妙，正打算奪路逃走，喜兒立刻就用左手抓住他的頸頸，右手順勢從桌上取下一根尺來，大打起阿趣來。阿趣被三小姐打得太痛了，真是出娘肚來第一回嘗過這樣難忍的痛苦。當時他拼命的掙脫，像發瘋一般，好容易



纔能離開喜兒的手掌，趕緊跑到飯廳裏去，從門上一聳，跳到食廚上面，一直在那裏藏到晚上纔敢出來。

同時全家的人都聚在小姐們的臥房裏面，互相看那幾件染着治癬藥水的綢衣，大家都搖着腦袋，嘆息着。母親氣得幾乎哭出來，父親在屋裏不住地直叫。可是過了兩三天，所有苦惱的事情都忘完了；從此以後四位小姐也勤謹得多，不敢躲懶了。

(三) 猴兒和貓兒的大戰

自從這次挨打以後，阿趣的行動比以前謹慎得多。他對於一切人們都極親暱，並且柔和，還很愛坐在主婦的手上。他也不再和來福淘氣，去抓他的尾巴了。

在那家人家，說實在些，——在廚房裏面，又發現了新的動物：生了五隻活靈的小貓。阿趣很喜歡他們，但是那隻老貓對於阿趣這樣愛自己的兒女，却有點不大高興。有一天老貓恨得幾乎要把阿趣的眼睛搔傷了。和貓打架，逃到食廚上去，是脫身不了的，因為跳簦的技能貓實在比阿趣會得多呢。

阿趣因為老貓守護得太嚴密，沒有法子，祇好遠遠裏望着那些小貓；他心裏總打算把一隻小貓抱持在手裏，舐舐小頭，摸摸短毛，但是心裏越想得利害，越是得不到手。

有幸福的機會使阿趣的希望成功了。有一天女廚子從廚房裏走出去，老貓也跟着她跑出去了。女廚子打算上街

到油鹽店裏買一棵白菜去，所以把門兒用鑰匙鎖好了。阿趣正坐在廚房角隅裏堆着的稻柴上面。他乘着這個好機會，立刻就跳下來，把一隻雜色的最好看的小貓抓在手裏。小貓驚叫起來，用一種尖銳的東西很厲害的扎了阿趣一下，竟使他痛得幾乎把小貓直扔出去，後來勉強忍住了，便仔細看小貓



的腳掌，——要知道是用甚麼扎的？這纔看出來是用他的腳爪扎的，而這種腳爪又和阿趣的腳爪完全兩樣。

當時阿趣自己尋思道：『他有這種腳爪自己也要弄，不如除掉了他罷。』想罷，便用自己尖銳的牙齒很謹慎的把小猫四隻腳掌上的指爪一一的咬去，小猫不由得大聲的叫着：『烏，烏，依烏……』

那時候那隻老貓已經走到門前，廚房裏的把戲兒都聽見了；他在門前徘徊着，吼叫着，却一點想不出法子去救自己的兒子。阿趣很溫柔的撫摸着小猫的毛，但是小猫依舊大聲的虎虎叫着，顯出很可憐的樣子。阿趣心裏想小猫也許是餓了，便打算找點東西喂他。阿趣手裏緊夾着小猫，跳

到桌子上去，打開飯鍋蓋兒，握了一把冷飯，塞進小貓的嘴裏去，但是他不知是不願意呢，還是不能吃，總閉着那張小嘴；那時候阿趣便取了一隻筷子，弄開小貓的嘴，把冷飯團強塞進去。

可憐的小貓張開着眼睛，不嚷了，縮着身子，動也不敢動。

那時候女廚子走進來了，



老貓也跟後面沖將進去，於是發生了一種難以形容的戰爭。阿趣忽然覺得額上和右眼上痛得厲害。周圍全都發起黑來。他往前撞了幾步，當時三個東西——小猫，老貓和阿趣，——全掉在穢水桶裏去了。

良久，阿趣醒了，第一下就覺得自己嘴上流着熱血，後來看見主婦抱着自己，用熱布在那裏給他洗傷。洗完以後，用長條的白布包紮着他的腦袋。過了一個星期，阿趣纔健康起來，身體纔復原起來。

(四) 大家看猴兒變戲法

阿趣在世上的最怕蜘蛛、小蟲和青蛙三種東西。四位小姐中間以寶姑的年紀最小，比較愛淘氣些，所以時常喜歡同

阿趣鬧玩笑。她捉了一隻蜘蛛，包在硬紙裏面，繫上細線，裝在洋火匣裏，又把洋火匣放在洋鐵罐裏，洋鐵罐放在雪茄煙盒子裏，包上兩層報紙，用四根繩子繫着，每根繩子總至少要打上二十個結兒。寶姑把這個小包袱包紮定當，便授給阿趣。他當時坐在窗兒底下，起初嗅了嗅那個紙包，後來就匆匆忙忙做



起工作來了。

這種戲法家裏人都個個願意來看，慧寶呀，麗寶呀，喜兒呀，大家都爭先的跑來了，連父親都走近前來湊趣，——不過母親却不大喜歡這樣的把戲。

阿趣起初用小指頭解開那些繩結；有解不開的結兒，便用牙齒來助力。等到繩子一解開了，他立刻就很謹慎地打開兩張報紙，後來又打開第一個盒子，嗅了嗅，四面望了望，還放在耳朵那裏聽了聽，這纔重新拆開裏面的盒子。

打開洋鐵罐子，這件事情是比較難些。阿趣很用力的去拆開那個蓋兒，甚至往牆上砸了半天，好不容易蓋兒纔開了。洋火匣子他一下子就打開了，這到是很容易的。末了臨到

那個小硬紙包了！阿趣起先不去打開他，又端在耳朵上面聽一聽，他的臉上同時就顯出兩種情感：一種是好奇心，一種却是恐怖心——因為他覺得裏面有什麼活的東西在那裏顫動……

最後到了最有趣的時候了：阿趣打開了那個硬紙包了。當時發出一種出人不意的驚極的喊聲，硬紙包飛到屋子中央去了，監禁了半天的



蜘蛛一得釋放，就大踏着步，疾忙走到椅子那裏去了。

阿趣咬緊着牙齒，很注意的監察着蜘蛛的行動，全身却抖索着，可見是害怕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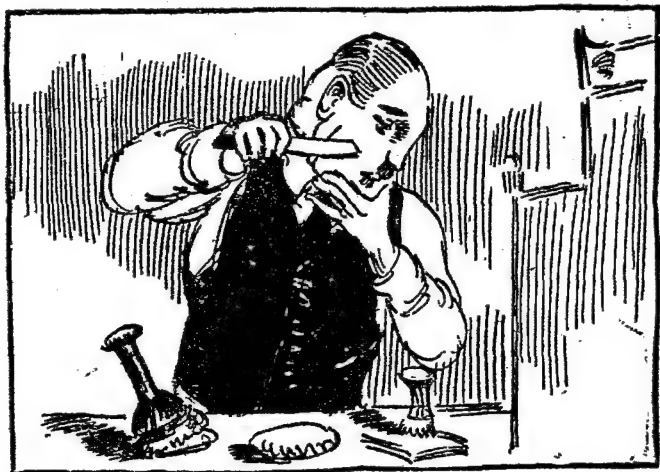
這就是阿趣所演的拿手戲法。雖然這齣戲法演過好幾次，但是每次演出的時候，觀客總要喝采，那個變戲法的人也總是鄭重其事，聚精會神的。

(五) 猴兒學人樣總是要遭殃

有一天阿趣幾乎死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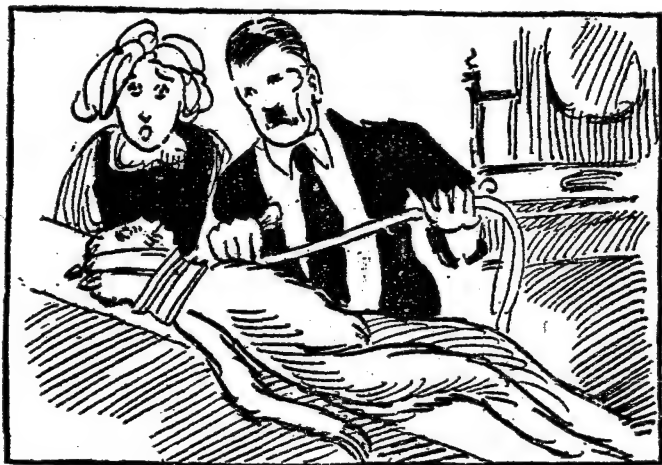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父親坐在書房裏剃鬚鬚。阿趣爬上書架上，面觀察他的舉動。後來父親剃完了，因為急於要大便，所以到別屋裏去了。那時候阿趣朝四面望了一下，從書

架那裏跳到椅子上去，拿起刷子，蘸着肥皂，望着鏡子，在自己的面部上塗沫起來。溫和的泡沫擦在臉上覺得很舒服。後來阿趣取起剃刀，放在下顎上面，很重的刮了一下。剛下刀時覺得刮處熱烘烘的，所有塗上去的肥皂沫全都變成玫瑰色了。阿趣狂叫了一聲，把刷子和剃刀扔在一傍，臉上的血流滿了一



地，呻吟着走出書房，幾乎倒下地去。幸喜剛出書房門，便遇見了麗姑。

她當時明白那是怎麼會子事情，把可憐的小猴一手抱住，跑到母親那裏去了。阿趣的傷受得很重，母親不由得着急了，立刻派人去請住在壁隔的外科醫生診治。醫生看了一遍，敷上藥，把阿趣的下顎和喉嚨都紮上綑帶。



阿趣遭了這次大災，又躺了一個多禮拜。

(六) 夏天避暑

六月初旬，天氣熱了，全家都到鄉下去避暑。那個地方名叫良各村，離城有二三十里路遠，鐵路繞不到，所以祇得雇了馬車前去。阿趣在車箱外面和馬夫同坐，心裏好不快活，——竟試着要搶車夫所執的韁繩，不料身上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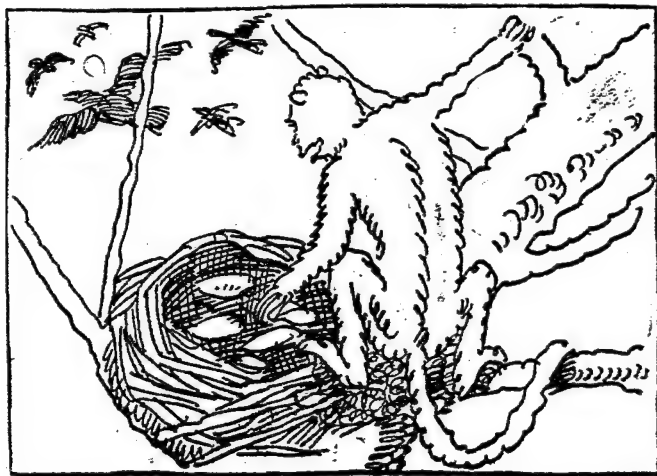


時挨了一鞭，立刻就安靜下去了。

鄉下的小孩從來不大看得見這樣的怪動物，便成羣的車後面爭趕着，阿趣却向他們裝着鬼臉，舉起一雙小拳頭作打人狀，還翹着嘴脣，表示輕蔑的意思。

阿趣很喜歡這個良各村，四圍都是高大的樹，可以供他爬上去玩耍。樹上都是烏鴉的巢。阿趣跳到一隻鴉巢那裏，看見裏面放着整堆的小白蛋。每個蛋他都嗅一下子，後來就打開來吃了，蛋殼隨着扔到地上去。可憐的烏鴉呱呱的叫着，飛到他頭上去，但是他並不十分怕他們，——當時折了一根大樹枝，轟開他們。後來又從這個樹跳到那個樹上面，又看見一隻鳥巢；他在那裏僅祇找到三個蛋，但是他吃

起來覺得更合味些。寶姑走出院子那裏，尋找阿趣，找了半天，沒有找到，後來抬頭一看，看見他在樹上，便從口袋裏掏出一塊糖來，指給他看。糖自然比鳥蛋還有味些，所以阿趣就跳下地來了。寶姑當時一把抓住，把他鎖在房裏去了。阿趣不大高興這樣的待遇。他在房裏撞着門兒，很可憐的號叫起來。寶姑不



由得生氣了，便大聲的嚷道：

『你還鬧什麼，是睡覺的時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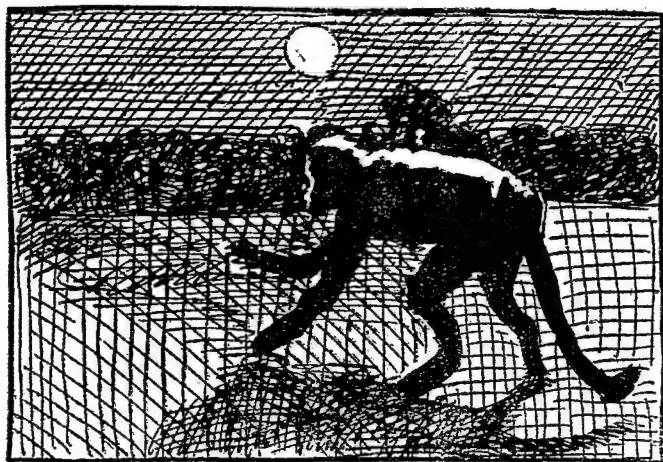
說罷，她自己把牀鋪好了，又給阿趣在屋隅裏放了一隻筐子，裏面盛着乾草，還蓋着舊被服。這就是阿趣的臥床。

(七) 晚間的旅行

第二天他整日過得很高興，至少吃了二十多個鴉蛋。後來天快黑了，他不願意寶姑再把他鎖在房子裏面，便先去藏在院子裏堆着的稻柴裏面。他聽見寶姑和喜兒兩人叫了他半天，後來車夫來了，把棍兒朝着樹扔上去。最後父親也來到了，還帶來福在一塊兒。來福幾乎不把阿趣找出來，就在稻柴堆前面嗅聞着，不過虧得他年紀老了，並且嗅得

時候太久，所以父親就把他牽到別處去了。

那天晚上很涼快，還有月亮，阿趣孤零零的並不害怕。人聲都靜了，他纔從稻柴堆裏爬出來，四面望了幾下，順着小道往前跑去。在小道的末端有一條深溪，在溪的那岸過去就看得見鄉村。屋頂和白楊樹巔都照着月光。阿趣決定去看一看鄉村。



的情景；他跳過小溪，很迅速的在樹道上跑着。草木的清氣佈滿在空中；除掉一隻蛙蟆以外，他什麼奇怪的事情都沒有遇見。不過天氣有點冷意，青草都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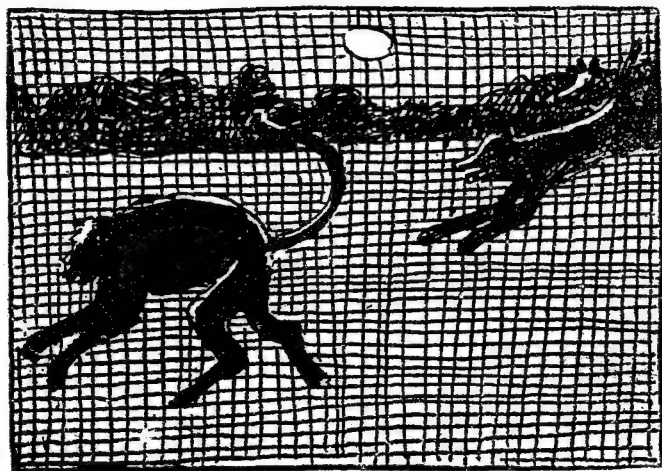
村裏的人都已睡覺，祇在李寡婦的一間小屋裏燭光還亮着。李寡婦那時候紡織剛完，正打算上床睡覺，忽然覺得窗外有淅颯的聲音。

李寡婦朝外面望了一下，一點也看不見什麼東西。忽然小門兒吱吱的響起來，慢慢兒開了。顯出阿趣驚愕的，好奇的臉龐來。

李寡婦從來沒有看見過猴兒，心裏以爲那一定是個鬼。她當時驚叫了一聲，兩腳軟了，站不住了，倒在地上，疾忙藏

到床底下去。

但是阿趣看見李寡婦這種樣子，更是害怕，立刻回轉身去，用全身跑回家去，但是走的不是原道，却往左邊跑去。兩個惡狗從一家大門裏跳出來，追趕他。他祇得跳到高楊樹去躲避，就坐在那裏直到天亮。黎明的時候覺得很冷，不過幾隻該死的狗終不走開，繼續的狂吠着。



後來幾個牧童趕着羊走過來，看見幾隻狗在那裏朝着樹上亂吠，奇怪起來，一面把狗趕掉，一面朝樹上望去，有一個人說那是一隻貓。別的人答道：

『不，那不是貓，有極長的尾巴呢。』

還有一個年紀最小的牧童爬樹的本領不弱於阿趣，當時爬上去，一手把阿趣抓住了。兒童們互相看了阿趣半天，後來決定把他帶到小溪對面的莊院那裏去。

村裏面早就傳遍了一個消息，說城裏的姑娘們帶來一隻奇怪的小獸，所以牧童們猜度阿趣一定就是那隻小獸。他們心裏又想要是把這個東西送去，還可以希望得着重重的酬報。

阿趣坐在牧童的手上十分舒服，他打算請他們趕緊把他送到慧寶，麗寶，喜兒和寶姑那裏去，但是他不會說這句話。後來他遠遠裏看見那所莊院，就打算從牧童的手上跳下去。阿趣還打算咬牧童的指頭，不料後腦上頓時挨了一記手掌，祇得忍着點。

(八)

猴兒學生



阿趣這一回來，全家的快樂真是不用提的了。麗寶親他的嘴，喜兒轉着眼睛，微笑起來，慧寶決定給阿趣畫一大像，寶姑竟喜歡得流下淚來，並且說阿趣要是聰明些，決不會從家裏跳出去，所以必須要教他讀書，甚至於能够寫字。父親進城去，經不得寶姑再三的要求，到書坊鋪裏買了一本「初級國文第一冊」的書來，可是除此以外，還買了一根長鋼練條。

現在阿趣祇在用功以後纔許到花園裏去游玩，還必須有一位小姐監察着，或者用練條繫在樹下。這實在是太不方便了，——因為從此就不能跳到鴉巢那裏，吃新鮮的蛋兒。阿趣起初對於認字一層趣味很大，把那本教科書不住

地翻來翻去。寶姑要他讀書再高興些，便放一粒葡萄乾在桌上，教阿趣認會了一個字，便給他吃這粒葡萄乾。阿趣拼命的念那個字，一邊念着，一邊用眼釘看着那粒葡萄乾，不要被別的東西偷吃了。一個字讀會了，他就趕先搶起那粒葡萄乾塞到嘴裏去了，但是第一個字念會了，一粒葡萄乾也吃下去了，等



到學會第二個字，要吃第二粒葡萄乾的時候，第一字早就忘了。所以一個月的功夫，阿趣祇學會一個「大」字。他時常拿起那本書來，指着那個熟識的字，大聲的嚷道：

「大……大……大……」

他把這個「大」字叫得非使寶姑再給他吃一粒葡萄乾，是決不肯停歇的。所以「大」字竟成爲阿趣要吃葡萄乾的代用詞了。

寫字那件事情終是不行。有一天阿趣竟把硯臺裏的墨水全傾倒在寶姑的衣裳上面。他筆也不會執，筆桿時常扎自己的眼睛。寶姑沒有法子，就給他鉛筆去寫。鉛筆是他最喜歡用的；他要知道木頭裏全放着黑鉛，或者僅祇在小棒

的兩端。那管鉛筆是很好的，新的，不但價錢極貴，並且全家在鄉下祇有這一根。但是阿趣竟把他砍碎了，很謹慎地把全根鉛條從木心裏抽出來，嗅了嗅，一小條的吃起來。寶姑進來了，祇看見幾條碎木，黑鉛不知道那裏去了。因此把同阿趣拌了半天的嘴，把一切的功課都停止了。

(九) 勇敢的騎者

阿趣愛吃的東西，除去葡萄乾和鮮鴉蛋以外，還有剛斟下來的，帶着一層薄皮的鮮牛乳。他還很喜歡看管牲畜的張媽起初用一把草料把母牛引來，後來再把小牛從牛房裏放出來，讓他吮母親的乳。小牛很高興的搖着尾巴，把小嘴湊到娘的乳上去了。等了一會，張媽就把小牛趕開，自己

斟起牛乳來了。

『齊爾，齊爾，齊……』

兩條白流一齊奔到一隻洋鐵桶裏，一會兒桶就滿了，上面粒粒兒浮起一片濃厚的乳皮。

張媽於是把桶兒拿開，回來的時候手裏又執着一把草料，引來第二隻牛，又放出一隻小牛來。斟乳的事情總在薄暮的時候，父親和全家都出來坐在院子裏面乘涼。

來福也欠伸着身體，跟將過來，却又躺在綠草上面了。阿趣真不明白怎麼來福並不用練條繫着，不但不願意游玩，反到整天的睡着。

母親看出阿趣最願意自由地跑來跑去，所以有一天晚

上便把他的練條解開了。阿趣太快活了，不住地舐母親的手，隨後就一步步走到老牛，小牛和張媽的跟前去了。

四位小姐大家約好不去阻礙他，一句話也不說，看他以後怎樣。阿趣已經走到牛屋的附近了。那時候張媽正提着一滿桶牛乳，走到別處去了，阿趣看見小牛正在吮娘的餘乳，却沒有人趕他，便趕緊鑽到老牛的乳房那裏去，但是頓時在背上吃了一計牛蹄，便更快的又回到院子裏去了。

慧寶，麗寶，喜兒和寶姑四人都哈哈大笑起來，祇有母親搖着手說道：『母牛不要把他跌傷了麼？……』』

但是阿趣竟神色自若的跳到和牛舍相隔的籬笆上去，轉着眼睛坐在那裏，摸那被老牛跌的地方。

一隻小牛已經吮完了乳，在院裏游玩，很喜歡阿趣，也像來福原先一樣，以爲是個小人。那隻小牛未免希奇起來，便走近過去，抬起自己的嘴，嗅起阿趣來。

阿趣忽然一直跳在小牛的背上，小牛料不到這一着，便往傍邊投去，順着院子跑起來。阿趣害怕了，恐怕墜下來，不由得把自己的腳爪抓



緊着小牛的皮膚。小牛痛得抬起後腿，更加跑得快了。他的母親大黃牛看見了，跑過去救助，一面嚷着：『慢慢，慢慢，……』一面跑得很快。

小牛彷彿瘋子似的，把身體左右的震搖着，但是阿趣坐得很穩當。喜兒和寶姑跑去捉住小牛，連來福也跳起來，跟着就跑，一面還吠咬着，——這還是他第一次夏天的開口呢。張媽提着乳桶也跑起來；牛乳從桶裏傾潑出來，頓時發出一片喊聲……

但是阿趣真是伶俐的騎手，等小牛一跑到臺階那裏，就隨便的跳下地來，過了半分鐘，已經坐在父親的手上了。父親一邊摸着全身抖索的阿趣，一邊說道：『你真是好

騎手啊，我活了多大歲數，還從來沒有看見像你這樣會騎的。不過我看你是一分鐘都不能夠放開的，一放開就淘氣了。」

但是那天晚上誰也不惱阿趣，——都上前去撫摸他，讚他的勇敢。吃晚飯的時候他也喝着鮮牛乳了。這天夜間阿趣睡得很甜，很安穩，還夢見他的媽媽用舌頭舐他呢。

(十) 阿趣的終局

從此以後，阿趣終繫着練條，就是到什麼地方去也是繫着；自然這是他自己的錯處，不能冤怪別人的。早晨寶姑先給他喝奶茶，後來就給一種菓子，阿趣頓時藏在兩頰底去了。——喝完茶，就把他帶到花園裏去，繫在一個老楓樹上。

阿趣就是繫在這裏也會想出娛樂的事情。他很靈便的攀登在樹枝上面，以後搖着尾巴，四隻腳直跳起來。

慧寶、麗寶和母親總竭力喝止他，但是並沒有結果。

阿趣因為煩悶還打算捉烏鴉，但是終被他們飛掉，他又因為被練條所繫，追不到他們。

要是小姐們大家都在家裏，那末終不讓阿趣獨自繫在那裏。可是他們一同爸爸和媽媽坐車出去做客去了，阿趣便厭悶起來。那時候管牲畜的張媽就担任看守阿趣，可是連她自己也時常換了新衣裳，出去穿門子去了。

有一天阿趣很寂寞的獨自坐在樹上，很覺得厭悶，——就在這天晚上他又夢見了自己親愛的母親。

小姐們到別處去了，所有的僕人也走散了，連來福都出去了，不知道往那裏去。喜雀在旁邊的楊樹上大聲的嚷着，並不怕阿趣，因為他們看見他繫着練條呢。

太陽快要落了，樹葉上照耀著紅光，下面小道上射滿着光亮的斑點，彷彿小氈子一般。喜姑昨天給阿趣一隻李子，他至今還藏在嘴裏，現在因為煩悶的緣故便把那隻李子從嘴裏吐出來吃了，打算砸碎核兒，但是不能夠，因為太結實了；那時候他把那個核兒扔將下去，自己又爬高了，却沒有理會出那根練條在樹桿上會繞了兩遍，還在他頭頸裏套上了，所以竟變成短了。

阿趣向左右看着，又朝地下望着，忽然看見幾隻可惡的

喜雀正在那裏啄他，不能夠
碰碎的李核兒。

他心裏想道：「讓他們啄
去罷，反這啄不了什麼去。」
後來阿趣忽發一想，以為
這是捉喜雀的最好機會，
他要撫慰他，理他的毛，然後
再把他放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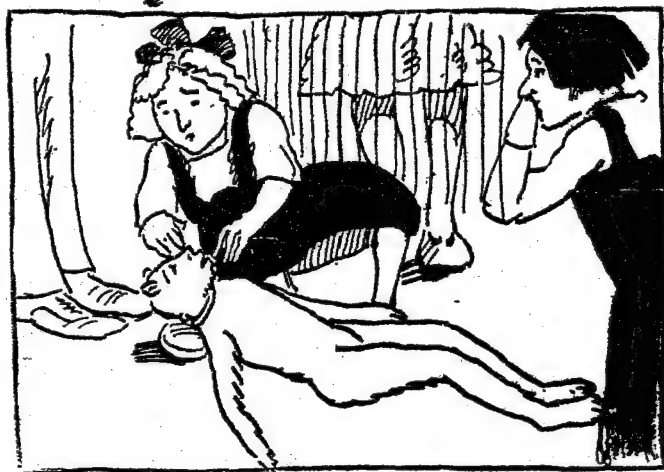
當時阿趣往下直跳下去，
但是練條不夠了，很痛的壓
緊阿趣的頸頸。阿趣打算用



手抓住練條，再使勁升上去，可是他的眼睛忽然黑起來，後來簡直黑了，——永遠的黑了……

小姐們過了一點鐘回來了，那時候太陽早就沉下去了，阿趣也掛在那裏完全不動，並且冷了。

寶姑第一個看見了他，就明白怎麼會子事情，頓時嚷將起來。他一嚷，姊姊呀，爸爸



和媽媽呀，都跑來了。大家把可憐的阿趣抬起來，還把扣兒解開。但是無論如何，已經無法可救了。

幾位姑娘爲他哭了一天，第二天阿趣就葬在花園裏玫瑰花樹附近了。

諸位小朋友們，我現把這個猴兒阿趣的故事講完了。你們不爲他的慘死，像慧寶，麗寶，喜兒和寶姑一般，落幾滴眼淚麼？

現在這四位姑娘已經都出嫁了，並且都養了小孩。他們還時常對自己的孩子們講起這個可憐的小猴兒的故事呢。

小松樹

在森林裏，有一次長了一株美麗的小松樹。那地方是很合宜的。太陽照着他，和風吹着他，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松樹伴着他。但是小松樹却不快樂。他只想長得高大。不問暖和的太陽和新鮮的空氣。不管農家快樂的孩子，到林中尋找野果。不過有時採完果子盛滿筐子以後，孩子們坐在樹旁說：『這顆小松樹真美極了！』那時小松樹就憂愁起來。他是一年一年的長，長綠的新條是一年一年的抽出。你可以計算梗節，就可以知道他活了多少年。

小松樹嘆道：『唉！若是我長得和別的樹一樣高，我就可以張開我的枝兒，還可以眺望世界的景色！鳥要在我枝間築巢，風要吹我，我就很高傲的搖擺着，和別的松一樣，那就

好了！

他對於鳥鳴日照，和那早晚浮遊的紅雲，似乎都沒有興趣。

冬日大地積雪，晶瑩潔白，兔兒在松林時常跑來跑去，有時竟跳過小樹的頭——那是很冒犯的！無論如何，兩冬過後，第三年小樹居然長高了，兔子不能跳過，只能繞着路走了。『哈哈！長，向高處老處長，那是世上唯一要緊的事。』——松樹這樣想着。

樵夫秋天來伐木，砍倒了幾株大樹，每年都遇有這樣的事。我們的小松樹，此時已長得很高。他看見大樹落在地下，發出大聲，甚是驚駭。大樹的枝全割了下來，只剩着赤裸裸

的大幹——簡直連認
都認不得了。大樹連疊
着堆在車上，馬拉着他
們離開了森林。大樹到
那裏去呢？他們的幸運
怎樣呢？

第二年春天，燕和鸛
由遠方回來，樹問他們
道：「你們知道大樹送
到那裏去了麼？你們遇
見他們沒有？」



燕子不知道這事，鵲點了點頭。他沉思了一會，說道：『是的，我相信我見過！我從埃及飛到此地，途中遇見幾隻船。船上聳着壯麗的船桅。我想那船桅一定是你所說的樹，一點疑惑沒有。因為我嗅着松樹的味了。我要祝你，他們在海上航行得很舒服。』

松樹說：『我也高了，也可以航海了！請告訴我，海是什麼，他像一個什麼。』

鵲說：『謝謝你，我沒有工夫說他！』說完，就大跨步而去。陽光說：『願你少年時代歡樂！願你少年時代豐富，享受新鮮的生活！』

風和他接吻，露向他灑淚，他是他却毫不介意。

聖誕節將近，許多小樹都被砍去——有些樹不甚高，有些樹和我們的小松一樣高。這些小樹都是最美麗的。枝兒也不割去。一斫下就被放在車裏。馬拉着這些小樹，離開森林遠去。

松樹問：「小樹到那裏去了呢？他們不比我大，實在的，有一株還比我小。他們爲甚要留着枝兒？他們要到那裏去呢？」燕子呢喃着說：「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在城裏房屋的窗前看見過！我們知道他們到那裏去！呀，他們實是很榮耀的！我們從玻璃窗裏看進去，見小樹植在暖和的屋裏，裝飾着許多美麗的東西——鍍金的蘋果，玩具，糖餅，和幾個輝煌的蠟燭！」

松樹跳躍着問：『以後呢？以後呢？後來怎樣呢？』

『以後我們就沒有看見什麼，那景色是美麗無比的。』

松樹歡聲喊道：『難道這榮耀的幸運，竟定在我身上不成？這樣比航海好得多了。我很想那時候快到聖誕節快點來罷！我現在幹高枝滿，和去年割去的樹一般呀，我將來也要坐在貨車裏！我也要戴了美麗的裝飾，住在暖和的房間裏！以後——是的，必定還要遇着更好的幸運，不然，人類爲甚要花費許多工夫去裝飾他呢？一定有些事較大較好，要遇見——什麼事呢？把我想壞了！』

空氣和陽光說：『在我們的愛中歡呼罷！在你的自由中歡呼罷！』

但是他並不歡呼。只是向上長，無論冬夏他都一樣的茂盛。他穿着深綠的葉，看見他的人都說他是一株美麗的樹。第二年聖誕節，他首先被人砍下。斧子很尖銳的砍着他。他應聲而倒。他受的痛楚，從未想到。他亦不想好幸運了。他覺得人逼迫他離開可愛的家，十分憂愁。他知道不能再見他的舊伴，和那些山花野草，連鳥聲亦要聽不見了。此時他覺得坐在車上，一些樂趣也沒有。

松樹暈了過去。醒時已在院中，放在別的樹一堆。一個人先拿起他來，說道：『這株很好，我要買下。』

以後來了兩個僕人，將松樹運進廣大美麗的廳堂。圖畫掛在牆上，中國的花瓶放在架上，花瓶上刻着獅子。還有搖

椅，絲睡牀，桌上堆着圖畫書，還有許多玩具。孩子們說，這些玩具要值一百個一百元呢！松樹在箱裏植着，箱裏裝滿了沙，不過無人能知他是箱子，因為箱子的外部全遮着綠布，箱子又放在許多色彩的地氈上呀，樹兒搖動起來了！後來怎樣呢？一個少婦，起始點綴他，僕人們幫着做。

於是有些枝上掛着糖果袋，袋兒是五色紙製的，又有些枝上掛着鍍金的蘋果和核桃，好似生在上面一樣。一百多小燭，紅的，藍的，白的，插在樹枝的各處。男女的泥人——松樹從未見過——似乎在葉中廻環跳舞，高高在頂上，繫着一個大金星；這是很榮耀的，榮耀無比！他們說：『今晚聖誕樹要點起來了。』

松樹想：『天晚時燭要點起來！以後——以後怎樣呢？樹要從林中出來看我麼？燕要飛向玻璃窗望我麼？我要無間冬夏，永遠是這樣的榮耀麼？』

他將這些事想了許久，竟害了樹皮痛，樹皮痛和我們的頭痛是一樣的煩惱。現在燭已燃了——呀，榮耀之光哪！樹的枝又搖動起來了，因此一個枝着了火。少婦喊道：『哎呀！』連忙將他弄熄。

樹因此不敢搖動。他恐怕自己的光榮減色，他已被光榮和輝煌擾亂了心曲。忽然兩葉門大啓，一羣小孩衝了進來，似乎要跳過樹頂。老人很靜的隨着。小孩們亦很靜的站着，但是只有一會兒！以後歡唱着新年歌；唱得牆壁回聲四起。

他們繞着樹跳舞，
一個個的禮物都
從樹上扯了下來。
樹想：『他們做
什麼？現在要遇見
什麼事呢？』燭燃
到樹枝，漸漸熄滅，
——孩子們折着
枝兒玩，他們十分
粗暴，將樹枝折斷
了不少。若是金星



亦摘了去，那樹可就要更憂傷了。

孩子們拿着美麗的玩具東跳西躍，沒有一人管他。只有那老保姆細細察看樹枝，想找一個蘋果吃。

孩子們拉着一個矮老人喊道：『說故事！說故事！』老人坐在樹下，說道：『坐在綠蔭下是很快樂的。樹也可以聽我說故事。我只說一個故事。你們還是願聽伊米愛米呢，還是願聽享得？但得跌落樓下，後來登了寶座，得了公主呢？』

有幾個喊：『伊米愛米。』有幾個喊：『享得？但得。』喊聲震滿全屋；松樹靜想道：『我亦應該喊麼？或者我應該緘默麼？』因為他實是孩子們的一個伴侶，盡了負物的義務。矮老人就將享得？但得跌落樓下，後來登了寶座，得了公

主的事，說了一遍。孩子們拍着手要再講一個；他們也要聽伊米愛米的故事；却没有得着。松樹很靜的站着想這事——林中的鳥沒有說過這樣的事。松樹信這故事是真的，因為老人很誠實。他又想：『享得但得跌落樓下，後來登了寶座，得了公主！是的，世上竟有這般的奇事！誰能預料，我將來不能跌落樓下，得了公主呢？』他很快樂，希望明天仍可點綴着果品，玩具和彩燭。

他想：『明天我不搖動了，我要在我的華麗裏歡呼。明晨我又可聽享得但得，或者還可以聽伊米愛米。』樹兒很快樂的過了一夜。

早晨女僕進來了。

樹想：『現在我要改換新地位了！』但是他們將樹拉出房外，拿到樓上的小室裏，把他拋在黑暗的屋隅裏，那地方一絲光線也進不去。樹又想：『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在這裏做什麼呢？我在這裏要聽些什麼呢？』他倚着牆，想了又想。想了許久，那時光也一天一天的過去，仍沒有一個人到這房間來。到底進來了一個人，他只將一些老幹拋到房裏，不管松樹的事。松樹差不多要被人忘掉了。

樹想：『現在是冬天地地上遮滿了雪，人不能在此時種我。所以把我藏在這裏，等候春天。人是很聰明的！我只想此地不要太黑暗寂寞就好了。哎，這裏連一隻兔都沒有。以前我在森林裏，雪積滿地，白兔四處奔走，那是何等的快樂，——

現在怎樣呢？就連兔子跳在我上面，也願意了。此地好不寂寞呀！

小鼠跳躍前來，喊道：『吱，吱，吱，吱！』又有一個小鼠跟隨着；他們在松樹四處嗅，並且在枝間上下跳躍。

小鼠說：『天氣很冷！不然，這裏是很安適的。老松樹，你以為如何？』

松樹說：『我并不老，比我老的多得很呢！』

鼠問：『你怎樣來的呢？你知道什麼呢？告訴我們地上最快樂的地方？你是永遠在這裏麼？你到過倉房沒有？那裏不是有牛油在架上，鹹肉在樑上呢？那裏不是有許多辣油麼？瘦的進去，可以肥的出來麼？』

樹說：『我不知道那些事，但是我知道森林，那裏有太陽照着，鳥聲唱着！』以後他說起他少年的樂趣，小鼠從沒有聽過這些事；他們很留心的聽，並且說：『實在的！你見的真多！你真快樂！』

樹說：『快樂！』他將說過的想了一會，——『是的，總之那時是快樂的！』以後他又將聖誕節晚他身上滿掛着糖餅蠟



燭的事，說了一遍。

小鼠喊：「呀，老松樹，你真快樂！」

松樹說：「我一點也不老！今冬我才離開森林的。我的生命正是開端呢！」

小鼠說：「你談話談得好極了！」第二夜他們又跑了來。還領了四隻別的鼠同來。他們想聽聽松樹的小史。松樹愈想起幼年的事，心裏愈加快樂。於是說：「那時是很快樂的！但是快樂可以再得！快樂可以再得！享得但得跌落樓下，到底得了公主；或者我也可以得一個公主。」松樹想到森林裏的美樺，——一個真公主，可愛的公主。——又快樂起來。小鼠問：「享得但得是誰？」松樹就將那故事說了一遍。

他把那故事，全都記住，一字也不漏。小鼠歡喜得在他頭上亂跳。過一天，又到了晚間，來了幾隻鼠。禮拜日的晚上又來了幾隻鼠，他們以爲這故事沒有趣味。原先聽故事的亦覺得他的故事，漸漸的減少了興味。

鼠問：『你只知道這一個故事麼？』

樹答：『我只知道那一個。我聽這故事，是在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晚上，不過在那當時，還不覺得十分快樂！』

『這故事沒有意思！你不知道猪肉和猪油麼？——沒有倉房的故事麼？』

樹說：『不知道。』

鼠答：『好，你那故事，我們全聽夠了。』說罷他去。

此後小鼠也不來了。樹嘆道：『那些忙碌的小鼠，圍着我坐，十分有趣。現在，那情景亦過去了！但是，不管怎樣，想起前事，也是快樂的。』

後來怎樣呢？有一天早晨，人來打掃儲藏室。樹也從屋隅掘了出來。他們很不留心的將松樹拋在地板上。但是有一個僕人將他拾起，運下樓來。他這才重見天日。

樹想：『生命又開始了！』他受了新鮮空氣，得了溫暖陽光——現已放在院中。院裏的景色清新，使松樹渾忘了自己。玫瑰花在架上一球球的開着，又香又艷，檸檬樹也開滿了花。燕子穿梭一般的飛着，叫道：『呢喃，呢喃！』

樹說：『我要抽新條，我要抽新條！』但是，可憐！枝全枯乾

了，人將他拋在亂草堆裏。他頂上的金星現在放在陽光下，分外閃耀。

有些快樂的孩子在院裏玩，就是聖誕節繞樹跳舞的孩子們。最小的孩子瞧見金星，忙跑去將他扯了下來。

他喊道：『你看，這金星仍放在醜老的聖誕樹上呢！』說罷，將小枝放在腳下踏破。

樹看看院裏的花，新鮮秀麗；再看看自己，枯老凋殘，不覺從心裏發出願望，仍想住在黑暗的房間裏。他想起快樂的森林生活，歡欣的聖誕節，和聽他說得但得故事的小鼠。可憐的樹說：『過去，全已過去！我如能處境安樂，事事滿足就好了！過去，全已過去了！』

僕人走來，將樹砍成碎片，堆積起來，放在火裏燒。樹兒深深的呼喊，每一聲喊，好似放了一槍。孩子們跑到這地方來，在火光前跳躍，看着火光喊道：『劈拍！劈拍！』但是每喊一聲，松樹就想起一個快樂的夏天，或是一個繁星的冬夜在樹林裏，聖誕節的晚間，或是享得但得的故事，他只知道這一個，也只能說這一個。後來樹竟離世而去。

孩子們在院中玩，小的胸前還戴着金星，那就是松樹快樂之夜頂戴着的。但是那事已過去，樹已去世，故事也過去了！因為無論長短，故事終是有盡頭的。

82

話最
純用白

話童

館出版 務印書 上海商

分五 集一第 册每

女啞夜絕三三山能麻雲蘭教點火好氣雞怪俄秘有笨驢義人紅小大無
軍口光島問姊中言雀雪亭子金牛少英裘石國國密眼哥兵狗外練王搏貓
人會璧驅答妹人鳥勤爭會杯術陣年布約洞寓兒與哥傳之領子指國
流和競言言無友
下上眠

我負大皮如如丈紅萬睡勇河搬獻鷹馬風三銅快滿賽鷗中十木風獅破非
知骨槐匠意意人帽年王王梁機西雀上塵王柱樂盛阜越山年馬箱子瑞力
道報國奇燈燈女兒龐子怨案施認談三子叔種劍陶螺狼歸兵狗報鞋子
恩遇下上增母達子恩

金牧怪一蛙除尋獅伯千姊扶小僕哥睡海救風飛海樹免春驪平河四西
龜羊花段公三快蝶牙正弟餘船男哥公公季波行斯中受獸大和伯藏藏
耶園麻主害樂訪琴緝提王兵爵弟主主布享鞋交餓婦子哥會娶寓寓
官籍妖遊弟運驪婦言言
下上

角一 集二第 册每

島人巨 下球地遊夢 上球地遊夢 雄英雪風
人中蘆 璧瑕無 狸狐審 國人小 國人大

話童庭家

出已

册四集一第

價定册每

分二角一

分八 話童語京 册每

金少年賣飛石好光小猿花喜
山相子車獅妹露雄島鏟林
豆童兄明英鵲
宰童

兒童文學叢書 中國故事

年來出版的兒童讀物，要算盛極了。可是大多數爲外國材料，未免有不合兒童環境之憾。本書把我國舊有的故事，精選切於兒童心理及現代思潮的，用白話的演義體描寫出來，趣味格外濃厚，不特可爲兒童補助讀本，並可供兒童自己閱讀的消閒品。

全書十冊
每冊一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二 (1161)

（童話第三集）
第一編 猴兒的故事（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鄭振鐸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杭州 寧波 蘇州 無錫 揚州 鎮江
長沙 常德 衡州 郴州 韶州 嘉應
廣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